



■導演Laura Poitras



早於拍攝《第四公民》前，Laura因前作《My Country, My Country》、《The Oath》而被美國政府列入監控名單中，每次出入美國，均被海關攔截扣問。不勝其煩的刁難原來事出有因，有一天，Laura接到署名為「第四公民」的電郵，提醒她要小心保密、並願意透露更多國安局的監控情報。在接近半年的電郵溝通後，Laura與《衛報》記者Glenn Greenwald前來香港，並在美麗華酒店與「匿名者」會面，而此人正是後來爆出新聞的斯諾登。

### 建基於互信

之後的事，大家並不陌生，斯諾登因透露美國監控情報而成為頭條人物，一個接一個機密計劃曝光，美國政府以間諜罪名通緝他，最後他在維基解密的幫助下離開香港，現定居俄羅斯。

當日大家以驚奇、甚至有點「看好戲」的心態在追蹤事態，雖然事件駭人耳聞，但實在太虛幻、太不真實，比小說更離奇，焦點自然放在當事人斯諾登的動機，其後的逃亡身上。事過境遷，再看Laura的《第四公民》，反而可以更為客觀、全面地審視事件。

電影大半畫面是Laura在港貼身拍攝斯諾登後剪輯而成的，當中不僅帶有揭秘的意味，更加實地反映了話題人物的心理、行為等動態。畫面裡的斯諾登時而淡定、時而不安、時而焦躁，不變的是臉上那濃濃的疲憊感。Laura透露，此片的成功很大程度建基於拍攝者與被拍者的互信關係上。Laura與斯諾登都是敏感人物，一個被列入國安局監

測黑名單中，一個是前中情局僱員，稍有差池，兩人都有生命危險。

會面當日，兩人以一間一答的暗語確認彼此身份，自此，鏡頭便一直聚焦於酒店客房內。電影裡許多畫面在觀眾看來是「小題大作」、「可笑」的，例如斯諾登的小心翼翼，除了必須與外界聯絡外，他會把酒店房裡的電話線拔掉；在輸入密碼時，又會以他稱為「魔法斗篷」的被單蓋過自己，避免在電腦鏡頭前曝露身份；當酒店進行火警測試時，斯諾登一改輕鬆的神態，異常緊張，擔心美國特工殺到。看似可笑的一舉一動，正正告訴你事件的嚴重性，而這一切的確比任何科幻小說真實。

### 記者的責任

Laura說，早於與斯諾登聯繫時，已開始拍攝《第四公民》，因為她意識到美國自九一一後，以反恐為名的監控無孔不入，所有人都不能「倖免」。而根據斯諾登提供的資料，國安局秘密建造龐大的監測基地，又透過電訊公司、互聯網供應商等渠道，收集國民及外國人的資料。簡而言之，所有上網紀錄、電話紀錄、甚至銀行賬戶紀錄等，都成為「盜取」的對象，而這些資料就像一塊塊碎片，湊起來足以重構一個人日常的一舉一動。

斯諾登是因為良心不安，銳意揭發事件，但Laura是一名記者、導演，本可避免趟這渾水，她卻義無反顧地拍下去，後來更因與斯諾登接觸而成為政府的「眼中釘」，無法回到美國，紀錄片的剪輯工作都在柏林完成。與她一同採訪斯諾登的《衛報》記者

# 追蹤斯諾登 揭監控風暴

如果前年沒有爆發斯諾登事件，大家對監控的認知，大抵停留在《竊聽風雲》這種與金融、利益掛鉤的小兒科犯罪事件中。但世事絕非如此簡單，全球監控事件層出不窮，別以為這是國家保安層面的事，只要上得網、用得智能手機，就有機會中招。知名紀錄片導演Laura Poitras是影展常客，其自九一一後執導的「美國三部曲」獲獎無數，最終章以拍攝美國政府監控全球的《第四公民》（CITIZENFOUR）作結。此片亦獲得今屆奧斯卡最佳紀錄片獎。

電影即將上映，Laura日前亦現身香港，與觀眾分享拍攝的心路歷程，並娓娓道來與斯諾登接觸的前因後果。

Glenn Greenwald亦備受牽連，多次被政府官員留難問話，後來離開了《衛報》，現定居巴西。

為了披露第一手資料，兩人無怨無悔，只因他們相信「記者有說出真相的義務」，而對比斯諾登的遭遇，自己的付出其實算不上甚麼。媒體在大事大非前，擔當的角色舉重若輕，就像今次事件，若沒有傳媒的披露，大眾不會知道自己的私隱被侵犯，而始作俑者更以似是而非的「反恐」理由來辯護。這宗醜聞更讓《衛報》、《華盛頓郵報》及Laura自己獲得普立茲新聞獎，但Laura及其好友、任職電腦網絡保安研究員的Jacob Appelbaum則對《衛報》事後的做法有保留，對其為免政府徹查而銷毀文件感到遺憾。Jacob更直言《衛報》做法令人失望，Glenn的早期報道其實做得非常好，但後來《衛報》承受巨大壓力，不得不屈服。

新聞的保鮮期有限，事隔兩年，民眾對事件的關注度不復以往，斯諾登近日接受美國清談節目《Last Week Tonight》訪問，為此節目團隊更在紐約訪問了途人對事件的看法，令人意外的是大部分民眾不知道斯諾登是誰，斯諾登看罷只報以苦笑。但Laura並不氣餒，指真相雖無法改變大局，但民眾至少多了一點危機意識。

電影最後以後繼者受斯諾登啟發，進一步揭發更多監控事件作結。雖含蓄，卻帶有一絲樂觀。



■《無定向喪心病狂》劇照。

棺》），讓我留下深刻印象。

此片劇情妙絕，先是村長兒子搞大女友的肚，接着被人勒索，事件一環接一環牽連下去，而每個事件都弄出人命，可是屍體卻只有一條。據悉劇本由真實事件發展而成，那條屍體被搬來搬去，帶出中國社會無奇不有、荒謬不斷。該片入圍多個電影節，並在去年金馬獎獲提名最佳劇本獎，輪給內涵豐富的《行動代號：孫中山》。

電影節另一佳作《歌舞伎町24小時時鐘酒店》，講失意青年在時鐘酒店當經理，某一天，來光顧的男女客人，接連住進311號房間，而每一對男女都有其辛酸故事，當中包括韓國男女在東京艱苦生活，打算回鄉；欲得唱片合約的少女，要獻身予監製；少女賺快錢而拍成人影片；殺人者躲避警方追捕而要隱藏身份，每段戲都極為感動。導演廣本隆一據知之前拍攝AV片，想不到由他來反映福島大地震後衰退、敗象凸顯的日本，極為適合。

文：張錦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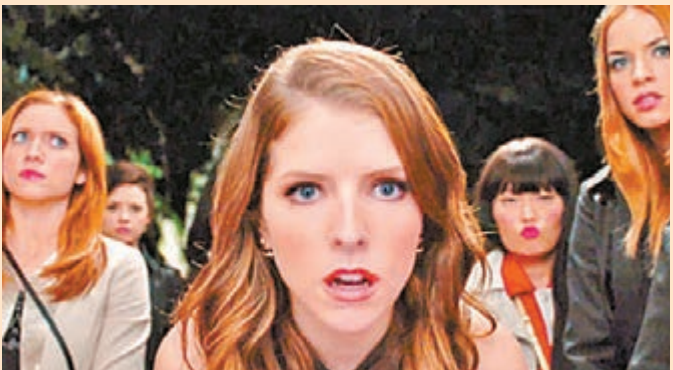
## 影音館

# Anna Kendrick 巨星甜姐兒

2003年出道作《Camp》已經是音樂片，話說回來，Anna Kendrick也不算是半途出家投身大量「歌唱」片的人。只是《完美巨星幫》（Pitch Perfect）之後，片內她以兩隻杯打拍子的〈Cups〉太過流行，除了無數小妹妹製作cover version短片之外，間接令Anna變成半個歌手，接連有《魔法黑森林》、《留給最愛的情歌》都大賣其「唱功」，更令無緣在港上映的《完美巨聲幫》之續集，成為暑假前檔期的正能量電影代表作。Anna唱功不算最好，但音準、聲線討好，加上其鄰家女孩的外表（啊，今年也29歲了！），即使未能跟「巨聲」相比，但肯定合格有餘。

《完美巨聲幫》已是2012年的事，當時，在宣傳海報上，Anna Kendrick還是靠邊站，來到香港，Universal Pictures也沒有信心上畫……近年的音樂節目改變了世界，無伴唱A cappella已為觀眾認識、接受，加上甜姐兒唱歌已成為她的trademark，相信票房方面絕對無問題。上集由Christophe Beck和Mark Kilian負責作曲，今集改由Mark Mothersbaugh主舵，聽他名字你可能覺得他騎呢（但他可是一位全方位創作人），他炮製過的電影/電視配樂多不勝數，由《鬼靈精怪大酒店》、《罔探出更》，到音樂大導Cameron Crowe的新作《Aloha》亦由他包辦音樂，絕對是信心保證。

說到「唱歌」，近年在媒體上出現的，不是大量talent比賽，就是不同形式的歌唱比賽，《我是歌手》、《中國好聲音》已成為大家臉書上「分享」的題材。《Asia's Got Talent》也找來David Foster、吳建豪和Mel C等做評判，衝出英美來到亞洲喝一杯羹。我反而覺得，媒體玩lip sync（即我們常說的咪嘴）又玩得幾好，美國有SPIKE.com的Lip Sync Battle，韓國Mnet有半lip sync估估吓——由Super Junior利特有份主持的《看見你的聲音》，找來素人或知名人士，大兜亂扮唱，要在場人士估他是真歌手還是真音痴，娛樂性豐富，不容錯過。



## 影評

文：大秀

# 看電影擴闊視野

近期看了阿根廷、印度、內蒙古與日本電影，向讀者簡單報告一下。

連香港國際電影節也很少放阿根廷作品，安樂公司今年卻帶來兩部，一是卡通片《足球小小將》，盡展南美美人對足球的瘋狂想像，此片在角色造型、畫面和動作設計上有別於美國卡通；另一部是由六個短篇故事組成的《無定向喪心病狂》，由西班牙鬼才艾嘉杜華監製，內容離奇古怪，情節意料不到，例如：在市區停車無故被拖走還要交天價罰款、美女在婚禮上發現老公偷食、俊男開車遇到癡佬死纏不放，各段落皆充滿幽默感，惹笑之餘，更抨擊社會不公和官僚腐敗等問題，深刻入肉。該片獲第87屆奧斯卡最佳外語片提名，入圍2014年康城影展競賽單元，又被《時代雜誌》評為年度十佳影片第九名。此部阿根廷賣座電影，在世界各地和海峽兩岸也受歡迎，值得大家捧場。

《黃金花第二大酒店》乃同名電影第二集，由拍過《寫我深情》（Shakespeare in Love）的約翰·

麥登執導，講老年男女在印度酒店的遭遇。老實說，過氣男女明星去印度演出小故事，並無看頭，想不到該片卻在歐美賣座，反映今時今日老年人熱愛旅遊，寄望有第二春。

在今年香港國際電影節，我看了西藏活佛喬美仁波切在內蒙古包頭拍攝的《照見》，講失婚母親栽培失明兒子打乒乓球，期望他參加殘疾奧運會即將加設的盲人乒乓球比賽，獲獎牌出人頭地。同類電影中外皆有，由活佛來說人間苦難，或可幫助不幸者在光影間找出新天地。

另一部內蒙古電影《K》，在卡夫卡小說《城堡》中取材，講男主角K來到大漠中，欲前往心中嚮往的城堡，可是他遭各方包括官員留難，怎樣也去不到。影片以買樟柯監製，兩位內蒙年輕人導演，製作簡陋粗糙可以理解，然而具國際視野，明顯想在各個電影節中突圍而出。

電影節中，忻鈺坤導演的《心迷宮》（原名《殞

# 《鄉村裡的中國》 焦波的悲憫與深情

近日，焦波執導的紀錄片《鄉村裡的中國》在濟南百麗宮影城舉辦看片會，這部已包攬了國內外17項大獎的影片終於來到泉城濟南。業餘的年輕團隊，業餘的農民「演員」，用最質樸、最貼地氣的方式呈現中國農村典型的生存現狀。這部讓人「又哭又笑」的紀錄片帶觀眾重溫美麗哀傷又世俗瑣碎的「鄉愁」。

安靜而美麗的山湖景色遮不住山村中人平靜卻又不那麼平凡的生活，他們在春夏秋冬四季輪迴中講述各自不同的故事。

杜深忠這個鄉村知識分子一出場就帶着濃重的浪漫氣息，拿毛筆蘸水在陽光下寫字，專注得如同在創造一件絕世的藝術品，連上帝都為他闢出一片光。這位愛音樂、愛文學、愛一切與藝術、精神世界有關的鄉村「才人」，卻被潑辣爽利的妻子笑罵「抱着琵琶窮酸」。

一向被貼上質樸、遠離精緻文化標籤的鄉土中國在這裡來了個大翻身——鄉村離理想主義並不遙遠，「小隱隱於山，大隱隱於市」，杜深忠大概是一位鄉村「士大夫」。當現代文明高喊着自由與民主的口號，改造着中國的面貌時，杜深忠帶着中國

傳統文人的清高，並堅守倔強地「留守」在中國的鄉村。

在影片的結尾，他說出一番驚世之語：「這個土地不養人，我對土地沒有感情。」當我們疲於在城市中奔波而一廂情願地將農村想像成美好的田園烏托邦時，他卻對中國農村所遭受的疾苦不吐不快，對忽視這片土地上生存的不易和殘酷而幽憤心痛。他才會如此憤恨地說出這番話，而決絕的背後恰恰是無力帶來的無奈，愛而生恨。

如果杜深忠看似悠閒的生活代表了中國鄉土文化浪漫的一面，那麼村支書張自恩的忙亂則串聯起農村複雜的人情世界。雞毛蒜皮的鄰里糾紛、利益衝突和剪不斷理還亂的血緣親情集中在這個人身上，中國農村複雜的人情關係在這裡露出冰山一角。「公家是公家的事，個人是個人的事，按輩分我還得管你叫叔呢。」張自忠和老對頭張光地的相處延續着「打斷骨頭連着筋」的宗族血親的方式，現代的政治權力模式和中國傳統的宗法社會有着奇妙的融合，而這種狀況也只能發生在中國的鄉村中。

焦波用影像記錄了一個沂蒙山村的原生態景象，

沒有華麗的鏡頭語言，而是帶着中國山水畫特有的寫意與寫實，質樸無比。農民的群像浮動在光影的「宣紙」之上，我們也得以再次審視中國鄉村，再次審視自己曾經的虛妄。

373天在山東淄博沂源縣約峪村堅守，焦波是一位執着得近乎偏執的導演，這個命題完成得太認真。他對這片生之養之的鄉土有着複雜的感情，曾經引起轟動的攝影作品集《俺爹俺娘》是他第一次回陞故鄉，如果那時的故鄉對於焦波的意義還是「有母親就有故鄉」，那麼在這部紀錄片中，焦波所記錄的農民群像則向我們展示着鄉村對於他也是對於我們的另一層意義。在影片結束時銀幕上的「謹以此片向中國農民致敬」幾個醒目大字再次提醒着我們為甚麼它會讓觀眾又哭又笑。焦波熱愛這片土地，他不會捨得用鏡頭去俯視生存於其中的農民。城市的優越感、知識分子似的冷酷批判、位高者的頤指氣使在影片中都毫無蹤跡，有的只是平視的尊重與溫情。

作為「鄉村的兒子」，凝視故土，不美化也不抹黑才是最大的悲憫與深情。

文：香港文匯報實習記者 崔靜雅